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

1

宋 淳化閣帖

J292.21
26
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法帖全集·宋 淳化閣帖·第一冊
啓功 王靖憲 主編

—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3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5394-0983-5

I·中...

II·①啓...②王...

III·漢字—法帖—中國—宋代

IV.J2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07384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第一冊

宋 淳化閣帖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主 編 啓 功 王靖憲

責任編輯 余 瀾

出版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

發行者 地址 武漢市武昌黃鵬路75號

電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

<http://www.hbapress.com.cn>

E-mail:hbapress@public.wh.hb.cn

制 版 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版 次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張 20.75 印張

書 號 ISBN 7-5394-0983-5/J·891

國內版定價 (全套)陸仟捌佰圓 (本冊)叁佰陸拾圓

版權所有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

總顧問 鄧力群

主任 王忍之

副主任 龔心瀚 于友先 劉忠德

房維中 劉積斌

常務副主任 許力以

委員 啓功 廖井丹 高明光

張文彬 謝辰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總編輯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常務副總編輯
 副總編輯
 委員

啓功
 趙敏
 邵宗遠
 程大利
 張國生
 劉建平
 (按姓氏筆劃為序)

于永湛
 沈鵬
 金維諾
 寇曉偉
 程大利
 劉建平
 王朝聞
 李學勤
 林文碧
 張仃
 楊伯達
 劉慈慰
 王樹村
 李書敏
 段文傑
 張國生
 楊牧之
 樊錦詩
 王琦
 李朝成
 俞偉超
 張晨光
 楊新
 閻曉宏
 艾中信
 李新
 邵宗遠
 張小影
 楊純如
 蘇士澍
 朱家緡
 吳成槐
 馬承源
 常沙娜
 趙敏
 羅哲文
 朱誠如
 吳尚之
 奚天鷹
 許力以
 鄧白
 樓慶西
 吳鵬
 啓功
 鄔書林

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間曾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總編輯委員會的副主任、總編輯、副總編輯及委員名單如下：

領導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
 吳作人
 劉杲

委員
 袁亮
 張德勤
 邵宇

總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邵宇

副總編輯
 陳允鶴
 楊瑾
 龔繼先
 劉玉山
 吳士餘

委員
 古元
 王伯揚
 宋鎮鈴
 林瑛珊
 周誼
 姚鳳林
 陳宏仁
 孫振庭
 清白音
 趙志光
 趙貴德
 劉振清
 謝稚柳
 關山月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啓功(中央文史館館長)

副主編 王靖憲(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審)

編委 馮芳華(湖北美術出版社社長 編審)

余瀾(常務)(湖北美術出版社副社長 編審)

顧問 楊新(故宮博物院 研究員)

汪慶正(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

本社參與《中國法帖全集》前期工作的歷屆社領導和工作人員有：

賀飛白 陳惠明 陳東華 吳繼元

張咏 孫恩道 桂美武 王開元

本書編輯拍攝工作承蒙以下各單位和個人予以協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中國歷史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

國家圖書館

首都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書館

北京市文物公司

文物出版社

上海博物館

上海圖書館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遼寧省博物館

吉林省博物館

浙江省博物館

南京大學歷史系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安思遠先生（美國）

啓功先生

孟憲章先生

所有給予支持的單位和人士

責任編輯

余瀾

封面設計

王開元

王喬

版式設計

余瀾

攝影

胡錘

劉志崗

劉明杰

孫克讓

董青

趙建中

徐華

李振石

李國強

劉士剛

梁剛

鄭旭明

汪雯梅

葉寶弟

孫之常

鄭華

劉小放

程業友

責任印刷

責任校對

錢敏華

前言

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時間久遠來講，已有五千多年歷史，這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從覆蓋的面積來講，可有若干萬平方公里的區域，也是中外人士都已看到的；若從它的構成因素來講，恐怕了解的人士就比較不太多了。

無論研究中華文化史或欣賞由此文化所構成的美術品的人，沒有不驚嘆它的燦爛、豐富而有應接不暇之感的。如果探討其原因所在，就會理解到絕不可能僅僅是某一時代、某一地區、某一民族所能獨自創造完成的。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之間自古即隨時隨處，互相習染、互相融合，才有現在所見的驚人燦爛的文化及其成果。

世界歷史上有不少幾千年前已建立的文明古國，但至今已不存在或雖仍存在即曾中斷過一段時間的並不少見。而我們中國則綿延數千年歷史未曾中斷，甚至某個事件的日期，古史書上的記載可以和出土文物銘刻相吻合。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雖也曾有些小段為某些兄弟民族掌了政權，但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分，沒有割斷中華文化傳統，所以說中華文化是五千多年綿延未斷的文化，可稱當之無愧的。

幾年前，中央宣傳部組織了眾多的文化、文物工作的專家，編成了《中國美術全集》六十大冊。出版以來，讀者眼界大開，這六十冊書起到了現有的任何博物館及任何文化藝術史的論著都無法取得對人民的啟發、教育作用。事實很簡單，無論哪個博物館，哪部研究、介紹這類學術的著作，都不能同時擁有這些陳列品和實物的直觀插圖。凡有過閱讀、研究這類書籍的

人都知道，讀千百字的文字說明，不如看一眼實物，那麼能一次瀏覽這些圖片，豈不『勝讀十年書』！

現在我國文化、教育事業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擴充、提高。文史書籍的搜集、重印，以及從種種角度加以整理傳播，已取得普及與提高的極大效果，而美術方面也不容無所擴展，充實。由於原六十冊的內容雖以盡納各個時代的代表作品，而且新發現的文物珍品也有待補充。更有些近、現代的優秀作品，反映中國文化藝術新發展的，過去還未選編，現在亦應納入。於是領導上再次組織群力，在以前六十大冊的基礎上翻成幾倍，編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預計約有三百餘冊。這部新編巨著中，藝術種種雖然變動不大，但在每一種類中并非只數量加多，重要在盡力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名品。

本書所收各類藝術名品，以國內、境內公、私所藏為主，國外、境外藏品中最重要的名品具有代表性的，也酌量收入。至於近期最新發現及最近出土的，由於編輯印刷工序關係未及補充，俱有待於續編工作。

這部巨著成書，我們雖然足以自慰，但從中華文化中美術類的全部來說，還有很大的距離，希望本書的讀者，尤其是在世界的廣大專家，能把它看成是中華文化中美術部分的扼要介紹，才較符合實際。現在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共同敬願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啓功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中國法帖全集·序

在影印技術沒有發明之前，複製書法墨迹曾經採用過如下的方法：最初是面對墨迹臨摹。這一方法最大的缺點，臨摹的作品往往和原作有一定的距離。大概在隋唐時候，開始用『嚮拓』方法來複製書法作品。嚮拓是一種上過蠟的透明紙，映着窗戶處的陽光，用極細的筆鋒，鈎摹下墨迹的輪廓，然後用墨筆填滿筆畫。流傳至今王羲之的一些書法，如唐代武則天時期摹的《萬歲通天帖》，就是採用這一方法摹成的。它的優點是其鈎填本和原迹非常接近，缺點是鈎摹艱難費事，出品稀少，人們想要得到却不容易。到唐代出現摹勒刻板、捶拓墨本的技術，這可能是受當時木板印刷術和拓碑技術的啓發，於是產生刻板拓墨的方法，這種方法拓成的墨本，世稱『法帖』。法帖的製作，是嚮拓、刻板、拓墨相結合的方法。刻帖是將墨迹摹勒在棗木板或石板上，再用刀精心刻出，然後鋪上潮濕的紙，經過敲打，最後用墨拓成。這樣既解決了接近原作的問題，又滿足了廣大群眾的需求。這一方法自宋代以來，始終使用不衰。

刻帖始於什麼時候，這是尚存爭論的問題。根據古代文獻記載，有的認為始於隋唐，也有認為始於五代，可是都沒有確認為唐或五代的法帖流傳。今天所見的是彙集古代魏晉至隋唐的墨迹，刻成一部類似『書法全集』的法帖，是宋太宗淳化年間的《淳化祕閣法帖》。自從《淳化閣帖》摹刻後，刻帖之風大盛，繼起的有《潭帖》、《絳帖》、《大觀帖》等。至南宋除帝王、官署摹刻外，私家刻帖也頗為盛行。明清兩代以私家或坊賈

刻帖為多。帖的內容也由彙刻歷代諸家帖，而更有一朝名臣、書家的叢帖，一家的彙帖，專題之帖，以及某一書體之彙帖等等。叢帖之外，還有摹刻某一著名書法作品的單冊帖。

碑與帖往往聯稱為『碑帖』，其實碑與帖不同，俗謂豎石謂之碑，橫石謂之帖，這是從形式來區分。碑原為某種用途而立，如記事，如墓碑墓志，如刻經等等。立石刻文的用意，是因為石刻能長久保存，初意不是為書法而刻，可是題寫碑刻者多為當時的書手或名家，後世認為其書法可以楷模，於是拓成墨本為學書之範本，或為其史料而收藏。帖多為其有書法藝術價值而刻。帖多為名人或書家的尺牘、書疏，本為親友、知己而寫，所以隨意揮灑，即事而發，興之所到，發揮了書家高超的藝術造就。碑則多以隸楷為主，使書體與碑的莊重形式相統一，碑常立於建築物前、道旁、墓前，使觀者覽識。碑與帖，書體亦因此有所區別，至唐宋，雖有草書、行楷寫碑，但從全文整體來看，仍有很大的差別。所以碑與帖，兩者無論從形式、用途、書體多有不同，這是從簡略而言。

法帖蘊藏着豐富的史料，而世人更重視其書法價值。名家墨迹經過長時間的流傳，容易損壞湮沒，將它刻成法帖，非但能廣泛傳播，同時也起到保存書迹的作用。歷代許多著名書法家的作品，大都依靠刻帖流傳下來，使我們今天能得以窺見其風貌，所以法帖的價值在中國書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編選歷代各種著名法帖，這是許多學者和書法家的宿願，現在《中國法帖全集》的編輯出版，使這一宿願得到實現，這是值得慶幸的一件大事。

啓功

凡例

- 一 《中國法帖全集》選編中國古代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各類著名的法帖。編排分叢帖和單冊帖兩大類，以摹刻時代先後為序。個別叢帖因篇幅安排，略有調整。
- 二 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翻刻本具有價值者，酌選其部分以供參考。偽刻本概不收入。
- 三 各種單冊帖系統繁雜，其源流難於確定者，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刻本和善本，其他轉相翻刻或偽托者概不收入。
- 四 每冊包括：總目、子目、圖版及論述該帖的論文等。
- 五 全集末卷為全集總目、子目索引、作者索引以及歷代法帖叙錄等資料。
- 六 本冊為存世宋刻宋拓《淳化閣帖》的原刻本。

《淳化閣帖》概述

王靖憲

彙帖的始刻

《淳化閣帖》的編纂與摹刻

《淳化閣帖》的翻刻

一 宋代

二 明代

三 清代

傳世《淳化閣帖》的原刻本

歷代對《淳化閣帖》的研究

一 辨偽

二 譜系

三 釋文

四 糾謬

《淳化閣帖》的評價

《官帖》等名稱。

《淳化閣帖》，又名《淳化祕閣法帖》，因宋淳化年間刻於『祕閣』故名，簡稱《閣帖》。此外尚有『帖』在古代是指信札、便箋和書稿一類墨迹而言。宋歐陽修《集古錄》說：『帖』率皆吊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這類信札、便箋有的是著名書法家或名人所書寫，因此便有人從事搜集、收藏以供賞玩或臨習。由於原迹比較稀少，常用嚮拓、鈎填等

方法來複製。大約在隋唐時開始將墨迹摹勒鑄刻在石上，再用紙墨將它拓出，藉此以更廣泛的流傳。至宋初，太宗命王著選編內府所藏歷代帝王、名臣、書家等墨迹，刻成《淳化閣帖》十卷。因每卷前有『法帖』第幾的標目，從此凡所刻的帖，一般通稱『法帖』，或簡稱『帖』。

彙帖的始刻

據記載單冊帖之刻開始於隋唐，而彙帖（又稱『集帖』或『叢帖』）始刻於什麼時候，其說不一。一謂始刻於南唐；一謂始刻於宋初的《淳化閣帖》。前者，傳說南唐刻有《昇元帖》、《保大帖》和《澄心堂帖》，當為鑄刻彙帖之始。宋元間周密《志雅堂雜鈔》說：

江南後主嘗詔徐鉉以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也。

又元陶宗儀《南邨輟耕錄》說：

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指《淳化閣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模勒校對無差。^{〔一〕}

按此二則雖是宋元人記載，却互有齟齬。清代程文榮指出：『《昇元帖》宋元書不載，《澄清堂帖》至明嘉隆間始見，今並入偽帖考中。惟《保大帖》則見於劉跋《暇日記》。跋徽宗時人，其言又鑿鑿可據，實為法帖之祖。』^{〔二〕}他懷疑《昇元帖》的存在，但對《保大帖》却深信不疑。其實所謂南唐的三種帖，都是值得懷疑的。首先，宋代研究法帖的學者，如米芾、黃伯思等人的著作以及研究法帖的專著，如曹士冕的《法帖譜系》、曾宏父的《石刻鋪叙》都沒有提及南唐有刻彙帖的事。如果南唐確曾刻過彙帖，宋人不會沒有記載，特別是接近南唐時代的北宋人，難道看不到一部南唐法帖？其次是北宋書法家也沒有隻字提及。周密《志雅堂雜鈔》說李後主嘗詔徐鉉刻帖，語焉

不詳，他似乎沒有見到過原帖。陶宗儀所記都是聽別人所說，他也沒有見到過南唐法帖。再者李煜（後主）刻帖而用李昇年號『昇元』名帖，也是很奇怪的事。這兩條記載引起後人不少附會和猜測，如謂《保大帖》即《昇元帖》，又謂《澄清堂帖》即《昇元帖》，又以《澄清堂帖》充當《澄心堂帖》，既無根據，又不能自圓其說，無法使人相信其可靠性。而流傳古法帖中，也沒有一種可信為南唐刻的。清代有一冊《宋拓王右軍書》的殘帖，陸恭鑑定為『南唐《昇元帖》』，其實這是一本宋拓泉州本《淳化閣帖》的殘本。按照『淳化』名帖的例，因南唐有昇元、保大年號，就想像南唐有《昇元帖》和《保大帖》。李後主有澄心堂，還製過澄心堂紙，因此將《澄清堂帖》充當《澄心堂帖》。總之，在沒有一部真實可靠、有事實根據的南唐彙帖出現之前，《淳化閣帖》應為彙刻法帖之祖。

《淳化閣帖》的編纂與摹刻

宋朝從開國到太宗初年，全國已接近統一。宋太祖趙匡胤鑒於唐代後期鎮兵擁立留後的弊端，使王室屢次更迭，而自己也是將士擁立而登極，因此感到軍人操政的危險性。於是重用文臣，提倡文治。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詔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五百卷和《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年）又開始編纂《文苑英華》一千卷；又於淳化三年（九九二年）以內府所藏前代諸家墨迹，命侍書王著選編刻成《淳化閣帖》十卷。這些部頭巨大，百科全書式的典籍編刊，以象徵其文化的隆興和重視。

《淳化閣帖》的摹刻，宋人記載：『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迹，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為十卷。』（見《法帖譜系·雜說上》）是將宋初內府所藏墨迹摹勒而成。可是到元代忽然出現：『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曰保大七年，倉曹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見《南邨輟耕錄》卷六）此後更有說《淳化閣帖》是直接翻刻南唐的法帖。其實這些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清孫承澤說：『宋太宗當年平定之後，出內府之藏令王著摹勒上石以傳後世，豈有反祖亡國之帖，

而賜臣下乎？」（見《庚子銷夏記》卷四）這一反問很有道理。宋初《淳化閣帖》的摹勒有其歷史條件，從下面記載可以看到《閣帖》產生於宋初的原因。

太宗酷愛書法，登位不久，即下詔搜集天下法書名畫。元趙孟頫說：

宋太宗以文治，詔有捐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甚憫焉。（三）

又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說：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間，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迹圖畫，先是荆湖轉運使，得漢張芝草書，唐韓幹馬二本以獻之。（四）

又同書云：

王文獻家書畫繁富，其子貽正繼為好事，嘗往來京雒間，訪求名迹，充牣巾衍。太宗朝嘗表進所藏書畫十五卷，尋降御札云：『卿所進墨迹並古畫，復遍看覽，具是妙筆，除留墨迹五卷，古畫三卷領得外，其餘却還卿家。付王貽正。』（五）

宋王應麟《玉海》云：

先是太平興國二年十月詔諸州搜訪先賢筆迹圖畫，於是荆湖獻張芝草書，潭州獻唐明皇所書《道林寺》、《王喬觀》碑，袁州獻宋之問書《龍鳴寺碑》。三年九月辛亥昇州獻晉王羲之、獻之及桓溫等凡十八家石版書迹。六年十二月丁丑又詔訪鍾繇墨迹。七年正月己未錢惟治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迹七軸為獻。八年二月丁酉錢昱獻鍾、王墨迹八軸，十月己丑越州獻王羲之石硯。雍熙二年三月丙寅潘昭慶獻虞、褚、歐陽墨迹三本。（六）

以上記載可見太宗搜集書畫之勤，其中法書墨迹成為編選《閣帖》的基礎。此外，南唐亡國時，其所藏法書名畫，也大都歸入宋朝內府。《宋史》南唐世家記載：『太宗幸崇文館觀書，謂李煜曰：此簡策多卿之舊物。』《閣帖》中部分墨迹當采自南唐內府的珍藏。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記載有部分偽作是出自南唐人的倣書，他在《記與劉無言論書》說：

予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祕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不作傳摹

與真迹。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以真迹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

又同書《跋祕閣第三卷法帖後》云：

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迹間，……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者目為倣書。

李後主（李煜）『才高識博，雅尚圖書，蓄聚既豐，尤精賞鑑』（《圖畫見聞志》語），決不會將倣書作為真迹刻入帖中，從這裡也可證明《閣帖》雖曾取材南唐的藏品，而不是以所謂南唐刻帖重刻的一條旁證。除取資於南唐外，還有部分來自吳越國。《玉海》所記錢惟治、錢昱皆吳越國的宗室。《宋史》吳越世家云：『宋室錢惟治、錢昱多聚圖書，曾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等名人墨迹多卷進獻。』可知宋初內府所藏墨迹多來自購求、進獻，以及十國的藏品，這些藏品為《淳化閣帖》的選編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自唐末到宋初雕板印刷的技術已有相當的發展，這也給《閣帖》的摹刻提供了技術條件。宋太宗酷愛書法，以《閣帖》作為賞賜重臣之物，以此標榜其文治。《淳化閣帖》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淳化閣帖》十卷，收歷代書法作者一百零三人，四百二十帖。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法帖，收漢至唐帝王十九人書，計五十帖；第二卷至第四卷為歷代名臣法帖，收漢張芝至唐陸柬之等書家六十七人，計一百一十四帖；第五卷為諸家古法帖，收蒼頡至唐張旭等十五人，又無名氏法帖六（其中有與王獻之重出二帖），計二十三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王羲之書，三卷計一百七十帖（其中有重出）；第九卷至第十卷為王獻之書，二卷計六十三帖（有重出）。十卷字體有篆、隸、楷、行草等諸體。

由於《淳化閣帖》為皇帝所敕編，所以首列歷代帝王，次列歷代名臣，再次為古代書家。但其中也有一些人物並沒有按以上分類編排，如秦丞相李斯沒有歸到『歷代名臣法帖』中。這樣的錯亂例子並不是個別的。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編為專卷，而有五卷之多，占全部十卷的二分之一，這是受唐代重視二王書法的影響。太宗自己愛好王書，編者王著又是擅長王書的書法家，